

乐塘村

张咏清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乐塘村

张咏清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乐塘村/张咏清著.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2.7

ISBN 7-5008-2801-2

I . 乐… II . 张… III . 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8702 号

出版发行：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：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： 100011

电 话：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：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
印 刷：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：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刷：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： 380 千

印 张： 16.25

定 价：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内 容 提 要

50 年的风风雨雨；

50 年冀南农村的真实历程；

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，徐徐展开。

这是一部描绘了冀南农村近 50 年风雨历程的长篇小说，6 岁的小乐亮娶了 19 岁的大媳妇春爱，后跟邻居李二丑的媳妇菊丽相爱，从而陷入伦理、道德、情爱的漩涡，演出一幕幕令人惊叹的悲喜剧。

小说通过赵乐亮、菊丽、春爱等人物形象，深刻揭示了古老的农村美与丑、善与恶、新与旧、现实与传统的激烈碰撞，生动地展现了两代人的生死沉浮和恩怨情仇。并通过不同年龄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严肃剖析了沉重的传统陋习对人性的扼杀……故事曲折跌宕，情节哀婉动人，高潮迭起，丝丝入扣，具有强烈的悲情。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，性格鲜明。作者视角独特，笔触细腻，是一部既动人心魄又发人深省的世俗生活故事。

主　要　人　物

赵乐亮——乐塘村支书，村委主任，春爱丈夫。

菊丽——李二丑妻子。

春爱——赵乐亮妻子。

李二丑——菊丽丈夫。

石胡胖——村支书，石大双父亲。

赵阳——著名郎中。

石大双——石胡胖之子，造反头目，大队革委会主任。

常凤珍——赵阳二孙媳妇，运动红人。

李大臭——李二丑哥。

赵景林——赵阳大儿子，被错划右派。

石惠兰——赵阳三儿媳妇。

春燕——赵乐亮和菊丽的大女儿。

彩绣——石惠兰大女儿。

小梅——石胡胖之女。

吴胖子——吴柳村地主。

赵景鹏——赵阳侄儿

赵庆光——赵阳大孙子。

赵礼光——赵阳二孙子。

进社——赵乐亮和菊丽之子。

第一章

1

春爱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马上要做她丈夫的人竟是一个刚满六岁的孩子。

乐亮是被他爹硬塞进轿子里的，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。他穿一件能盖住屁股花不棱登的大褂子，坐在呼扇呼扇的轿子里，拿着母亲给他买的两串糖葫芦，一边哽哽咽咽地抽泣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啃咬着。没多久，便在摇摇晃晃的轿子里歪着脑袋睡着了。

后晌，娶上媳妇的轿子进了乐塘村，乐亮在轿子里再也坐不住了，推开轿门爬出来，挤上前东瞧瞧西看看，一会儿吹几声笛子一会儿放几个鞭炮，像跟小伙伴过家家似的高高兴兴将大他十三岁的媳妇娶进家门。

一帮好奇的孩子拥挤着扒着窗台，将新糊的窗纸捅成了蜂窝状，像看西洋景一样拼命往里挤着脑袋。他们瞅一会儿，嬉笑一

阵，有时还就着大人的话茬儿插上个一言半语，招来大人的笑骂，懂个屁呀臭小子。去去去一边去……

人们发现乐亮也夹在孩子堆里，就说，你这个傻小子呀你，跟他们挤在一起偷看个啥？媳妇是你的，夜里要搂着你睡觉，那还不让你看个够？乐亮顶嘴说，搂着你睡。

众人大笑，乐亮觉着受了羞辱，一脸的委屈，哭丧着脸朝娘屋跑去。

晚上，吃罢饭，乐亮就跑进娘屋里跟娘睡在一起。等他睡熟后，娘将他轻轻抱过来，放在新媳妇春爱的炕上，小声叮嘱，媳妇，要好生待他，有啥事儿喊一声。

新媳妇腼腆地嗯了一声，将被子拉过来给小丈夫轻轻地搭在身上。半夜，鸡叫了，乐亮迷迷糊糊翻身过来习惯地抓摸新媳妇的乳房，他把春爱误认做娘了。新媳妇不好意思地把他的小手扒拉开。乐亮睁眼一瞧，发觉自己钻错了被窝，找不到娘，哭喊着爬起来跑回娘屋里。

爹起身朝儿子屁股上重重扇了一巴掌，怒吼道，滚回去！再跑过来打断你的腿。娘心疼地抱起儿子说，儿啊，你已经娶媳妇啦长大啦，就不能再跟娘睡觉啦啊。听娘话，到西屋跟你媳妇睡吧。乐亮哽咽着说，俺不去，俺不要啥媳妇，俺要跟娘睡。

闹到快天亮了，乐亮哭累了睡着了，娘又将他放到媳妇炕上。娘踮着小脚还未走进屋里，乐亮便哇地一声惊醒再次跑进娘屋，又招来爹的一顿狠揍。娘无奈，只好过来陪着儿子睡觉。等乐亮睡熟，娘刚要起身，即闻到一股浓浓的尿臊味。她一摸，乐亮身下尿湿一大片。

新媳妇呆呆地看了许久，哀叹几声，泪珠夺眶而出。随后，她将湿棉被架在煤火上烘烤。瞬间，洞房内充满了熏人的尿臊味。

窗外，一片朦胧。浓重的雾霭覆盖住五岔坡的街头巷尾，不

断向四周扩散，使街面的房屋影影绰绰，模糊不清。

春爱和乐亮成亲已好些日子了，乐亮天天晚上闹着不跟她睡。春爱已满十九岁，是身强体壮发育成熟的大姑娘。虽然没有已婚女人的经历，但也朦胧地懂得了男女之间的那档子事，再加上有时远门的男人来闹房，跟她动手动脚。刚开始，她总是一惊一乍地躲避，但做媳妇毕竟和做姑娘不一样了，她就渐渐地变成了半推半就。想讨点便宜的男人有时在她身上抓摸，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愉悦，摸到紧要处，她本能地哼一声，随后招来更粗野的动作。

夜深人静了，闹腾累了的乐亮蜷缩在炕上进入了梦乡。夜幕里，没有一丝云儿，明月皎洁，碧空澄净，大地一片银灰色。春爱无半点睡意，两眼怔怔地望着窗外。小丈夫不断发出呢喃呓语，春爱图解闷跟他答了茬儿，谁知乐亮竟撒起了呓挣，光着屁股不钻被窝，非往炕席下出溜不可，春爱哄弄到半夜，才让乐亮睡下了。这一闹，春爱越加精神了。没有瞌睡虫，她心烦意乱地想着心事，想着想着，一股燥热从体内向体外翻腾。她翻转过来，眼睁睁地端详着自己的小丈夫。心里直觉得委屈，这时，她想起婆婆和邻居嫂子说给她的话，媳妇，小有小的好处，他不会欺负你，会听你的，先忍耐一下吧，等乐亮大了他会好好待你的。想到此，她有了一点盼头，躁动的心安稳了一些。

2

十月末的和煦阳光，不冷不热地洒在清冷的五岔坡街面上。收罢秋，人们开始聚集在街北靠墙根的太阳底下谈天说地，过起了一年一度的猫冬生活。乐亮在爹娘和媳妇春爱的呵护下一天天地成长着，时间久了，他跟春爱也渐渐地不再生分了。春爱满脸



挂着笑容，几乎将这个小丈夫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喂饭、穿衣、烘尿被、逗玩耍……乐亮也顺顺当当到春爱屋里睡觉了。

乐亮十岁的时候，春爱惊喜地发现丈夫那个小东西顶用了，时不时挺拔起来。春爱即变着法儿引诱丈夫，她白天躲着公公婆婆从五岔坡买来馃子、火烧或糖块，晚上用这些好吃的东西像钓鱼似的将丈夫一点点地引到自己肚子上。乐亮发觉，媳妇的肚子上不仅天天有好吃的，还绵绵软软的很舒服，以后也乐意在上面睡觉了。时间长了，他有了这种习惯和嗜好，每到晚饭时，母亲就很难再让他吃饭再让他跟自己多待一会儿了。他留着肚子到媳妇这里吃零嘴，并出现了拉扯着媳妇睡觉的情况。爹娘见孩子变得如此的喜爱媳妇，也从心眼儿里高兴，老两口真以为儿子从此再不让爹娘操心费力劳神了。后来，甚觉蹊跷的街坊邻居们，在询问乐亮是如何跟他媳妇好到形影不离的地步，如何好到天天催媳妇睡觉的程度时，没有任何保密思维的他将这一切秘密全盘泄露了出来，理直气壮地说，俺媳妇肚子好，上边有好吃的，还软软的好受。人们恍然大悟。从此，嫂子、婶子等人就用这样的话来逗弄春爱，将春爱羞得躲在家里不敢见人，再也不敢这样做了。

一天天，一年年，转眼间乐亮长到十六岁，已成了一个身高体壮的毛头小伙，但他跟春爱越来越疏远，开始在外面疯耍，整日不归，与几个小哥们儿一起东街跑西街奔地闹洞房戏弄别人家的新媳妇。一天深夜，春爱听着已日益显露成熟男人特征的丈夫发出的鼾声，体内一股暖流不断地撞击，那特有的潜藏多年的女人本能欲望膨胀到了极点。她不顾一切地钻进丈夫的被窝，紧紧地搂住他。乐亮醒了，推开她说，想干啥你？成心不让人睡觉！她扑通给他跪在炕上，说俺求你啦俺，就这一回，俺求你给俺要个孩子。

乐亮似乎被春爱真挚地让他施以种子的虔诚态度感动了，伸

手把她拉起来，示意她躺下。春爱非常的听话赤条条平展展躺着，微闭着双眼，心情激动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。但等了半天，也没有感觉到丈夫的任何温情。她睁开眼睛，发现乐亮着急地躬着身子在摆弄他的那个失灵出了毛病的物件，一边摆弄一边嘀咕，咋弄的，白天在外面还好好的，咋就……他显得很痛苦，手重重地拍了两下脑袋，无奈地穿上衣服出去了。

春爱像个冰雕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心中被愤怒和懊悔充斥着，觉得自己不仅丢掉了脸面，损毁了尊严，而且白白浪费了十年光阴，毁掉了人生最好的年华。她感到面前一片黑暗，心情极为绝望和恼怒。她爬起来，头用力地撞墙。婆婆公公过来询问，媳妇，你俩闹别扭啦？唉！这个不成事儿的东西。她没有答理公婆，蒙在被子里哀嚎起来……

乐亮渐渐长大成人，越来越疏远了家庭疏远了媳妇，天天在外面吃喝玩乐。后又染上赌博，但手气不好，三五年光景便将一个殷实富足的家输得捉襟见肘，日子过得一天勉强一天。

那年，乐亮十八岁，爹娘相继去世。春爱一场大哭，泪流干了心冷却了，从此不再过问丈夫的事，就当他死了。春爱自己下地干活，种瓜点豆，栽红薯，浇园子，锄草刨地，喂羊养鸡，整日辛劳，日子也能过得去。只是身边无儿无女，夜晚孤独难熬。

赵乐亮长得膀宽腰圆，可庄稼活计他一概不沾边，倒能说会道，满脑子捉弄人的小聪明。他有几个要好的哥们儿，常年住在一起，成天成夜地在一起闹腾，不断给邻里乡亲出损招使坏点，从而也给家里惹了许多娄子，春爱因此增添了许多烦恼，受了许多不白之冤。就是在他们哥们儿之间也充满了恶作剧。

这年正月里，他和几个哥们儿闲得百无聊赖，便远到二十里外的五里铺去看踩高跷，回来时摸了黑，路过邻村屯营，几个人走得又累又饿腿软腰酸，只有他还有点精神气，就跟伙伴说他有

一个能使大家生出劲儿的妙着，但谁也不信，知道他又在拿大家寻开心，就没有放在心上，坐在一家高门台上歇脚。他见别人不答腔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走到这家街门前猛拍门吊，等里面喝问干啥时，他大声回答，俺是拱门子的！（当地人将晚上跳墙头的流氓行为称为“拱门子”）房主怒骂着冲出来，吓得他们几个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发了疯地猛跑。

晚上，几个人疲惫不堪地躺在炕上哼咳着斗嘴，说他这一招太狠毒，非要修理他。他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圈，笑咧咧地拱着手请哥们儿多多包涵，说要给变个戏法，让大家高兴高兴轻松一下。并许诺，如逗不乐大家，就买酒买肉请大家吃一顿，条件是将灯吹灭，闭上眼睛。大家见他一脸的严肃，便当了真。当吹灭了油灯，他以检查他们是否闭眼睛为由，在每个人脸上摸。几个人很配合地让他摸了个遍，等他说变好啦请看吧。随之点着了油灯。灯一亮，哥儿几个你看我我看你，突然都大笑起来。原来，每个人的脸都被他摸成了花狸虎。

3

乐塘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，历史悠久。村四周因有六个大池塘，雨季一到，雨水流入池塘，池塘便灌得满满的平平的，像六面大镜子平放在村子周围。因此，老辈人将村子称为“陆塘村”。究竟这村名从何年何月叫起，谁也说不清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的变迁，“陆塘”慢慢读成“乐塘”了。

村中有赵、李、石三大姓。赵家在清代康熙年间得中两个举人，嘉庆年间考取一名进士，以后相继考中三名举人和多名秀才，是当地闻名的书香门第和名门望族。民国初年，赵家又有两人进了洋学堂。赵阳是赵乐亮的远房叔伯哥，弟兄五个，都读过

书上过学，个个长得文质彬彬仪表不凡，他们不管在村里还是在外面都受人尊重。赵阳排行老大精通医道，开有一个药铺，以行医治病为生；老二赵照和老四赵祥在县城当教书先生；老三赵鸿在家种地务农，做得一手好农活；老五赵峰在大名府念书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兄弟几人家家人丁兴旺，日子过得吃穿不愁，安稳康泰。

赵阳医术高超，医德高尚，方圆几十里内无人不晓，有神医华佗之美誉。过去，乐塘村一带，连年闹水灾，常常流行传染病。春、夏、秋三季是疾病高发季节。遇上传染病大流行，几天工夫就病倒一片，赵阳的屋子里、院落内会躺满患者。来得晚的没有了床铺，他就在五岔坡给他们东一个西一条地铺上床单，让病者躺在那儿医治。医生少人手不够，他就让全家上阵。重病号由他亲自主治，轻病患者则由儿子景林、景海、景义和女儿景云医治。大家摸脉、抓药、打针，各忙各的忙而有序。

他苦练了一手针灸绝活，人们称他“一针灵”。为练就这一绝招，他穷年累月，每当夜深人静，他就高坐在磨盘上，手拿一根长长的细针，将一小块薄皮夹在两腿中间，闭目静神将针穿在皮子上，或将薄皮捏在手指间，摸黑在指缝中穿来扎去。他天天严格苦心操练，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热寒冷，从不间断，两腿和双手积满了黑黑的针眼，因而练就了过硬的手功，具备了回天之效。腰酸腿麻头疼脑热，一针下去即好；重病缠身奄奄一息者，他用手一拍一扎立即见效，病情轻了许多。有个在别处左治右看不见效的病人，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前来诊治。他先细观病者的肤色，然后捏腕摸脉，静思良久，口中念道：阴虚日久，积闷淤胸。让其伸出右臂，一针下去，病者立时哈哈大笑，心里顿感敞亮了。赵阳医术精妙，医费却少。有钱的掏几个，没钱的照样治病抓药，于是，落得一片赞扬声。

药铺位于五岔坡北端，三间大瓦房坐北朝南，两边配以东西

厢房，再加上南屋，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北方四合院。赵乐亮家在五岔坡西侧，距药铺仅几步远。五岔坡东侧以赵姓人家为主，西侧以李、石两姓为主。五岔坡闻名四方，它是乐塘村一带方圆几十里村镇间来往的交通枢纽，也是乐塘村人闲散时的聚集地，更是赵姓人家闲聊聚会的场所。每逢腊月，天寒地冻，大地一片萧疏冷寂，五岔坡却是热闹非凡。大人和孩子一齐拥到这里，玩耍逗乐，做游戏讲古书，听趣闻轶事，还有那些外面来的卖馒头、包子、烧饼、糖葫芦的吆喝叫卖，跟集市一般。农忙时节，人们在吃饭时也会不约而同地端着饭碗聚拢在这里，圪蹴在墙根底下，一边吃饭，一边听着消息灵通人士讲述本村外庄甚至于江湖上的新闻趣事。什么南方发生了兵乱，北边东洋鬼子占领了东三省，山西的阎老西儿铺设了窄轨铁路，山东发了大水老百姓闹起了饥荒等等，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汇聚到这里，经过酝酿、演义、添油加醋后，再从这里向四周扩散传递，活像一个新闻发布中心。人们到这里吃饭，不关心谁的碗里饭菜好，谁的碗里饭菜差，只关注谁能给大家带来惊人的消息和动听的故事。

一日，久雨初晴，街面泥泞不堪，五岔坡几乎没有一个人影，只有袅袅的炊烟在平秃秃的房顶上飘浮着流逝着。沿五岔坡东南出口是一条深沟，名叫东道沟。它一丈多深，是经雨水长年累月冲刷而成，沟两侧的陡坎像墙壁一样立着。一连几天的雨，把东道沟出口处的大水坑灌得满满的。青蛙欢叫不止。赵阳和弟弟赵鸿正在药铺扯闲话，门一推，春爱进来了。她往门槛上一坐，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开了，阳哥呀！俺还不如死了好呢！老天不长眼，让俺遇上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这可让俺咋过呀？赵阳、赵鸿一齐上前询问，啥事儿乐亮家的？春爱说，他把俺的房子输掉啦！还把俺也……赵鸿怒骂，这个混虫，太不像话啦。赵阳问赌给谁啦？春爱边哭边说，赌给村西头石豹啦。

石豹是乐塘村有名的游手好闲之徒，蛮不讲理。石豹弟兄两个，他排行老二。老大叫石虎，也是蛮劲十足爱打喜闹，但品行好于石豹。他爹早年去山西进了阎锡山的队伍，后立下战功提升为营长，便从太原城娶下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把他娘和他哥俩丢弃在家不管不问。哥俩聚集了一些吃、喝、嫖、赌的混事之辈，组成了声名远扬的赌帮。一开始，石虎、石豹常参与赌博，输打赢要，赌徒们在他哥俩跟前吃尽了苦头，就不敢跟他哥俩赌了。他俩见赌不成，一合计，干脆不再直接赌博而在家里开设了赌场。这一招还真见效，很快将赌徒们吸引了过来。挣了钱，石虎从外地买回来一个小媳妇。石豹则将本村李老汉的放羊女奸污，强行据为己有，各自成了家。

赵乐亮也是这个赌场的常客。他天天赌来赌去，最后不仅赌输了房子，还赌掉了媳妇。

夜深了，春爱跟往常一样，虚掩着房门睡觉了，当她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，街门吱儿响了一下，她以为丈夫回来了，翻了个身继续睡觉。一会儿，一个男人摸到炕沿，伸手在她身上摸了一把，随后便听到解衣服纽扣的声音。春爱睡意全无了，她意识到丈夫下面将要干什么，这可是她盼望很久了。丈夫的举动使她惊喜、兴奋，心不由得狂跳起来，略显紧张地等待着。这个男人脱光衣服，钻进春爱被窝。这时，门外有人嬉笑了一下，弄出些响声。春爱一激灵，闻出不是丈夫的气息，翻身坐起来，喝问，你是谁？给俺滚！这男人也不搭话，扑上来要强行其事。春爱一边大声喊叫，一边顺手从炕沿下摸出一条火箸朝那人抡过去。那人哎呀一声，你咋打我你？

石豹不顾石虎的劝阻，拉着另一个赌徒来找春爱，本想占这个便宜，没料到春爱做出如此剧烈的反应。他胆怯了慌忙跳下炕，气哼哼地说，你听着，是乐亮把你输给俺啦，这房子也归俺

啦。今儿先让你一回，明儿饶不了你。春爱闻听，犹如五雷轰顶，一下子瘫坐在炕上，半天才醒过神来，痛哭哀嚎。

赵阳曾给石虎媳妇治好了不孕症，让石虎抱上了儿子，石虎为此非常感激他。当赵阳找他说情要赵乐亮房子时，石虎二话没说，喊过来石豹一顿劝说，赵阳给了石豹十块大洋，要回了房子。

4

东道沟口南侧，一圈土墙围着一个小院。小院西侧是三间砖房，东侧是两间土草房。院外是一片开阔地，这是赵姓人家的草场。每逢夏秋两季，场里便堆满小麦、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花生、红薯等农作物；冬春季节，这里就堆成一垛连着一垛似山一样的秸秆柴草。

小院的主人姓李，是惟一一户受赵姓人家包围的李姓人家。这家有弟兄两人，老大叫大臭，老二叫二丑。爹娘怕孩子不成人，专挑阎王爷嫌弃的赖名起，以为这样就能成人长寿。

大臭的爹做小买卖，常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儿、糖人、酸枣面等什物。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，家里油盐酱醋样样不缺，吃穿不愁。过年时，家里每人还能添件新衣裳。这家人很受邻居们羡慕，虽说是外姓，但跟街坊邻居相处得融洽，谁也不把这家当外人。天有不测风云。李大臭爹路遇歹人抢劫，遭杀身之祸，不多久，他娘也去世了。李大臭哥俩因埋葬爹娘，花光了积蓄。为糊口，李大臭整日在地里刨，顾不上管教弟弟。因而，李二丑学得吊儿郎当不务正业，整天干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哥俩的日子过得一日不如一日。

后来，李大臭听说石豹爹在山西当了官享了福，自个也想去碰碰运气。他把弟弟一个人扔在家里，跑到山西当了阎锡山的兵。不料他的官梦没有做成，却拐着腿跑了回来。他见人就说好人不当兵当兵没好人哪！整天提着个脑袋，保不定啥时候就交给了人家。有时他拍着大腿说，俺连个人影儿也没见着就撞上了流子儿，要不是偷跑回来，这小命早丢在山那边啦。

时隔不久，邻村有人从山西回来，证实了李大臭的事情。

李大臭在山西当兵，被一河北籍军官看中，让他当了贴身卫兵。李大臭的话语虽然不多，却很有眼色，手脚也勤快，深得军官信任。军官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小老婆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军官对她爱宠有加，就是一直没有给军官怀上个娃娃。军官因此常常愁眉不展，不断跟李大臭念叨此事。李大臭给军官讲述了老家赵阳神针的功效，并再三向军官保证，只要赵阳给他媳妇医治，不出一年半载，准能让他抱上个大胖儿子。

军官再三考虑，决定让李大臭带着他媳妇找赵阳医治。临行前，军官许诺，事成回来给他提升两级。并反复提醒：如果有什幺闪失，小心脑袋。军官将媳妇化装成农妇，李大臭扮做挑夫模样，选择良辰吉日上了路。一路上，李大臭像照顾亲姐姐一样，竭尽关心、体贴、热情、爱护，两人日出而行日落而息，不急不慢沿着山路朝东边走来。

经过赵阳医治，军官媳妇很快怀了孕，不到一年工夫，就给军官生了个儿子。军官很高兴，重赏了李大臭。可时间不长，军官发现儿子出了问题，越长越像李大臭。小眼睛，黑长脸，尖嘴猴腮，前葫芦后马勺。军官一日酒醉，揪住小媳妇一顿狠揍。媳妇招认说，是李大臭在陪她治病路上留下的种子。军官暴怒异常，令卫兵将李大臭捆绑结实，打得昏死过去，再用快刀割断他的祸根，扔到了山沟里。结果李大臭被一放羊老汉发现，将他背回家。放羊老汉给他在伤口处贴了些草药，留住了他的性命。李